

《念奴娇·过洞庭》中的“盛”“哀”之美

朱和艳

成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

摘要：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既有苏轼豪放洒脱之风，亦有辛弃疾忠君爱国之气，以开阔壮丽的“盛景”、澄澈空灵的“盛境”、豪迈潇洒的“盛情”，融情、景、境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洞庭盛象”，并于其中涵泳孤独、愤懑、骄傲的“极哀”之情，却不失为孤勇者。张孝祥将极“盛”之美与极“哀”之美相融，又在超然中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独特的人生美学。赏读本诗不仅要挖掘其中的美感体验，更要以此抓住古诗词蕴含的重要的美育功能。

关键词：洞庭盛象；极哀之美；美育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5.01.194

引言

张孝祥对于中学生而言似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在宋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第三卷）指出：“作诗填词也都以苏轼为典范”“他一方面学苏词的‘豪’”“另一方面学苏的‘放’”。^[1]其代表作《念奴娇·过洞庭》可见其追慕苏轼、得苏轼之浩怀逸气。但笔者认为，该词既有“雄浑壮丽”的“洞庭气象”，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旷古之悲，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极“哀”之愤，也有“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肝胆忠心，是一个延续苏轼、链接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关键人物。而他在这首词融入的“盛”“哀”美学，形成了别具一格、另开新境的宋词之风，成为张孝祥独特的审美体认，这是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审美认知的重要作品。

一、极“盛”之美

秋天的洞庭湖，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流露出的绵绵愁绪；有“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不羁和落寞。无论是屈原还是李白，在浩淼的洞庭面前，笔尖所触蔓延开的是无尽的肃杀之气和落寞之情，哪怕李白以酒相解，不羁的背后仍是流放的悲伤，是缺少生命力和生机的。张孝祥写洞庭，着眼与广袤的空间和独特的时间，极尽眼目纵展，上是清辉明月、下是万顷镜湖，近中秋，无秋风肃杀，青草茂盛为我们展现了中秋洞庭的生机，又在这种繁盛之象中倾洒个体豪情和生命力，构画了独属于张孝祥的“洞庭审美”，这种词境之中以“盛”为核心的极“盛”之美，笔者称为别样的“洞庭气象”，其蕴含的“盛象”美学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极“盛”之景。张孝祥首先将视野落在展现万物生机的“青草”之上，后点出时间“近中秋”，悄然将传统的肃之秋景与眼前不染“秋色”的洞庭之景作比，给予读者秋高气爽、万物晴朗明媚之感。而后从天上转到湖面，从秋月转向秋水，以“湖面”、“扁舟”、“素月”、“银河”等意象将空间拓展延伸：“玉鉴琼田三万顷，

着我扁舟一叶”，给人强烈的“大”“小”视觉冲击，并未生出苏轼“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哀伤，而是呈现了广袤之镜湖承载一叶扁舟，具有弄舟泛海的磅礴气势。“素月分辉、明河共影”又在大气磅礴中生出宁静与雅致。月为“素”，不染纤尘，清辉倾洒万里，自有一番静谧与平和，“银河”与水面相映成趣，画面颇具风味。作者构画出一幅饱含生机、阔大浩渺又清雅宁静的秋日洞庭“盛”景，这种以“盛”为核心的景象自然是独特的审美享受。

二是极“盛”之境。作者构画的洞庭秋日盛景图最妙之处就是打破了空间界限，具有无限的延展感，就是一种水天相接，人与自然相融相洽的浩瀚空灵之境，澄澈而纯粹。在这盛景之中，呈现的不是混沌与凌乱，而是物我相融。“更无一点风色”首先奠定了“静”之境。“三万顷”镜湖与“扁舟一叶”的对比不仅打破渺小与浩渺的落寞之感，更是万物与人合二为一的浑然天成。而“素月”“清辉”“明河”能芳姿“共影”，又将水天之“净”渲染到了极致。故而张孝祥方能慨叹：“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极“盛”之景所构建的“静”“净”之“境”，自是妙处难说。

三是极“盛”之情。王国维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2]。面对盛大的美景，又是如此宁静明净，诗人自是浸润其中的。作者泛舟洞庭，从自然空间深入到画境空间，又从画境空间直抵人的情感空间。

首先泛舟遥想，“岭海经年”，时光闪现，哪怕孤光自照，词人引吭“肝肺皆冰雪”，冰洁之心不染纤尘，词人是高傲自豪的，这又与自然之境中的“表里俱澄澈”相映照，洞庭湖水上与水下俱是清静如琉璃的世界，人也是表里如一的谦谦君子，哪怕岭海受难，仍然是光明磊落的坦荡君子，这是张孝祥对自我品格的坚守和认可；此外，如今“短发萧骚襟袖冷”，但一“稳”字又进一步拓展时空：沧浪人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

论自然风浪还是人生风浪，都能自信喜悦、闲庭信步，当然是霸气不羁的。面对自然万象，“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将这种豪迈的“盛情”拉满值域，颇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大气、豪迈、洒脱。“西江”即“长江”，长江之水的奔腾不息与北斗之星的遥不可及历来是诗词文人笔下令人悲伤的意象，就连苏东坡那样的洒脱之人也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顾况就明确说“太行何难哉，北斗不可斟”。而张孝祥却要做大自然的主人，极尽想象：舀尽长江之水，以北斗为酒具，宴请天地万物，这是何等的胸襟与盛情，此等心胸，难怪王闿运《湘绮楼词选》说此作“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3]。这种豪盛之情，跨越自然之境，蔓延心理之境，通达过去、未来和现实，自然是万物相通、宇宙相融，“不知今夕何夕”了。

张孝祥以“无我”之境观物，物我两忘，但他又抓住自然物象之“盛”，以“盛”象为审美出发点，发现了自然之美，宣泄了自然豪情，着实让读者读来酣畅淋漓，又心生浩然正气，颇有两袖清风、潇洒不羁之世外高人之态。

二、极“哀”之美

张孝祥作《念奴娇·过洞庭》，除了融进了这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极“盛”美学，还在这种昂扬中隐藏着极“哀”之美，将“盛”“哀”之美完全融合，不着痕迹，真情流露，令人哀其所哀。

词人极尽诗情，将洞庭湖的盛景、盛境以及自己的盛情三者相融一体，为我们展现出画幅静和广阔、情感汪洋恣肆的“洞庭盛象”，展现了情、景、境相融的极尽之“美”。情、景、境的开阔、澄澈、豪壮，也正是词中“表里俱澄澈”的一语双关，景明，物净，人澈，真真是“妙处难与君说”。此“妙处”难道仅仅是情、景之妙之美难以说尽吗？如果不是，那么词人想“与君说”什么呢，为何“难”说呢？

我们回到公元1166年，此诗是时年35岁的张孝祥受奸人谗言孤身一舟由桂林途径洞庭而作，时值“中秋”，只身只有“扁舟一叶”相伴。一叶扁舟又自然联系着漂泊与坎坷之“哀”：一副被放逐的躯体，与漂泊的小舟，宏大的自然之境，自然将张孝祥的人生际遇和心理脉络融合，极“盛”中附着极“哀”，又将词境推上新台阶。

(一) 时空维度的孤独者。张孝祥22岁状元及第，可谓是“少年天才”，时人评价其为“天上张公子，少年观国光”，杨万里更是欣赏其才情，“当其得意，诗酒淋漓，醉墨纵横，思飘月外”。然而因为科举高中状元位居秦桧之孙秦埙之上而得罪秦桧，又因拳拳爱国之

心，坚定的主战而处处掣肘，可谓历经艰难。宦海沉浮，岭南被诬受累，但仍然“孤光自照”，竭忠尽智不改初心。他注定是孤独的，于三万里镜湖之上孤独，于人生时光长轴中孤独。

(二) 入世事业的孤愤者。古人虽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圣人言“穷着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难能可贵的是张孝祥能在辨别“宦海”之水的清浊守正其身，还能表达对奸佞的愤懑，35岁的壮年之人“短发萧骚”，这几个字里是深藏了对朝廷偏安一隅、奸臣弄权、小人当道、金瓯残缺的多少愤慨，岁月蹉跎，沧浪泛舟有多“稳”，就承载了多少悲愤。张孝祥就在过去与现在，在虚实之中孤独穿梭。

(三) 出世境界中的孤傲者。正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思万古而伤“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张孝祥面对三万顷洞庭，或许也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悲哀。置身浩瀚之中而对人生心生慨叹自古有之，失路之人更甚。但张孝祥的人生美学在于能与入世之悲中追寻出世之精神，袁行霈能评价“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可见他是充分延续了苏东坡身上的儒道之风。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指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4]，就是张孝祥的最好体现。在这首词里，他于入世的事业里悲愤，又能于出世的境界中洒脱，难能可贵的是“扣舷独啸”，颇有“我即是我”的孤傲。

(四) 坚守人格的孤勇者。张孝祥的人格美在于无论是孤独、孤愤还是孤傲，他能在出世中潇洒不羁，更能在入世中奋勇当先，而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无论是得罪秦桧家人受诬，还是坚持正义为岳飞伸张正义，还是岭海被陷害再次被贬，面对如沧浪般波涛汹涌的宦海，他能“稳泛”，他能举杯敬万象，孤身对汹涌，这是一份勇者气概，守正向前，虽“哀”犹“美”。

三、审美体认与美育价值

张孝祥作词延续东坡之风，但似乎不同于东坡富含哲理的“超脱”，张孝祥的词里有现实与过去的交织，有在出世与入世的徘徊，能与万物相融尽展豪迈，又能激愤慷慨，写尽“忠奸”。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张孝祥学苏轼“兼容李白的浪漫精神”“有苏轼中秋词的豪情逸兴而又别开新境”，故在这首词中我们能读到富含李白特色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有东坡的豪迈，还有未来稼轩豪放词中的爱国味道，难怪说“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的桥梁是张孝祥”。在这首词里，审美是多元的，中秋不只有“思人”“肃杀”“物哀”，极“盛”的万物与愤懑高傲并不冲突，我们在张孝祥这首诗里

窥探他的人生美学，其词作本就是一部美学原理。在词作中看到自然之美，人格之美，也窥见他的生命之美。洞庭湖的“盛”与“哀”几乎将短短36岁一生的张孝祥的人格人生写尽，欣赏该词，也给予我们强烈的美感体验，读者是能在这种体验中找到责任担当意识和不失本心的生命精神的。

因此，从这首词的审美鉴赏中，我们看到了张孝祥不仅拥有“‘兼济天下’的士大夫风范”^[5]，也呈现了一个文人志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追求。我们从这首词的美感体验中，懂得这对我们当代社会学生学习传统古诗词有着不可忽视的美育价值：

（一）有力地帮助我们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表现和审美创造能力

在张孝祥为我们展现的洞庭“盛”象中，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关注自然宇宙，我们需要明确，人间自然可以投射人的喜怒哀乐。烟涛微茫的洞庭湖、星光灿烂的银河、高悬夜空的素月，都给人“盛”“大”的空间感。个人懂得与纵横阔大无边的空间相连接，艺术就悄然而生了。自然万物的盛象之美与个人渺小的对比，常常伴随着对时间对自我生命的喟叹。所以张孝祥“孤独者”“孤愤者”“孤傲者”的形象就呈现了，读来是有“哀”味的，但蕴含着坚定、勇敢、自信、洒脱，自然也是别样的“美”。

我们在品读的时候就是通过“缘象入境”、“因境入情”、“以意逆志”等方式真正地感知美、体悟美，想象一下：于天地之间望万顷洞庭，明月皎皎，清辉映万物，再引吭高啸，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诵读，情感恣肆的演绎，诗画一体，词的境界全出。这种美感体验，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学生移情于物，化身为作者，既入“妙处难说”的“不知今夕何夕”之境，又跳出词作观照现实生活，学生自然获得审美教育。

（二）对引导学生感知高雅的生活情趣以及追求崇高理想有重要作用

张孝祥能“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是作者与自然物我两忘，能大胆地想象与创造产生的，他的创造成就了这首词独特的艺术之美，但诗人在这份超凡脱俗、夸张奇特的想象之中又必有情感。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将人的情感与自然物理一气相融，才能真正成就一个艺术作品。苏轼能临观“大江东去”，若没有那份“遥想当年”和“人生如梦”，苏轼或许也就只是一个状物高手，能于其中融入情感，将自我境遇、心境情怀与人生哲理完全投入与景象之中，才成就了一首旷古词作。

张孝祥亦如此，虽然我们前面说该词的哲理意趣难以与东坡并论，但其豪情与洒脱能与东坡媲美。“表里俱澄澈”不仅是洞庭中秋之景，也是作者清清白白做人的底线；“肝肺皆冰雪”的高洁心胸、磊落人格，述说的是浑浊之中坚守清明的忠贞。“万象为宾客”的物我融合是一切尘心不在的超然物外。张孝祥旷达自在的大情怀对传统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学生在这首词里所感知的高雅情趣，以及遭遇困境初心不改，一往直前追求崇高理想的信念更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教育。

（三）理解诗词与人生具有一定的距离，移情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抓住古诗词美育的当代价值

在本首词作的赏读过程中，移情是我们最需要体悟的审美方式。无论是感知洞庭盛象之美、融境之“哀”，还是追寻作者的“史迹”，去以意逆志、知人论世，都需要我们能移情。感同身受、推己及人是诗歌审美的有效方式，有了情感的综合，原本自然而生的洞庭湖、素月、银河、清辉就不是散漫的，情感拉近了词人与万物的距离，词作成为了艺术；读者移情于作者，将读者、作者、作品连接，实现了美的理解、延续和再创造。

因为移情，我们欣赏到了这首“物镜”与“心境”高度和谐相融的佳作，并能感知作者忠贞高洁的人格美，我们在学习时应将该词的重要价值列为审美鉴赏的重要目标，而这个目标需要通过移情才能实现。

结语

中华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灿烂的艺术瑰宝，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美学意蕴和重要的文化内涵。中华古诗词的美育功能，既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然万物之美，获得多种人生体悟，也能修养身心、传承文化，同时它蕴含着博大的语言艺术和创造力，是心灵情感抒发和人的精神需要的必需品。我们不应该只把古诗词学习简单理解为单一的内容鉴赏，变成失去现实意义的情感分析或是应付考察的教学内容，我们要充分重视古诗词的审美育人功能，以古诗词之美陶冶情操，以古诗词之美引领人生。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7-138.
- [2]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24.
- [3] 王闿运. 湘绮楼词选 [M]. 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17.
- [4] 朱光潜. 谈美 [M]. 北京：中华书局，1993：2.
- [5] 陈文杰. 超越时空的苦难书写——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赏读 [J]. 语文教学通讯，2023（03）：86-88.